

发起“说服攻势”

10 月 20 日至 22 日，邓福德率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对伊拉克巴格达中央政府 and 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进行“旋风访问”，在此期间，美军也罕见地实施地面行动，协助库尔德武装突袭 IS 营地，解救数十名人质，这被外界解读为美国用行动来安抚伊拉克人，避免其脱离美国的“反恐战车”。

据美联社报道，针对伊各派力量，邓福德展开积极的说服工作，介绍美国的反恐新措施，承诺向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提供更多武器弹药，增加援伊军事顾问数量等。他还在公开场合称赞伊政府军取得的反恐成果（如收复拜伊吉炼油厂），并暗示伊军之所以取得这些战绩，离不开美国的帮助。

专家分析，邓福德抓住伊政府“首鼠两端”的心理，一方面加大大军援力度，笼络住伊拉克军政部门，避免被俄罗斯进一步打开“缺口”，另一方面，他通过高调访问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，观摩库尔德武装菲什梅加的演习，让巴格达意识到美国随时可能支持库尔德人“自立门户”，库尔德自治区拥有该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资源，完全具备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实力，一旦巴格达“弃美亲俄”，美国有足够的手段来“修理”它。邓福德的“游说攻势”似乎很有效，伊拉克官员已向他承诺，不会邀请俄军作战部队进入本国境内反恐，仍将“唯美国马首是瞻”。

但邓福德的安抚工作难以起到长远效果。澳大利亚《悉尼先驱晨报》认为，打击恐怖主义在需要持久军事手段的同时，还需要各方联手，依靠系统、全面的措施共同应对，然而美国拒绝与俄罗斯、伊朗等国在打击 IS 问题上进行合作，这严重撕裂应对极端组织的“共同战线”，给 IS 可乘之机。特别是在伊拉克，由于认定伊朗革命卫队参与伊拉克政府军的反恐行动，美军在多数时间里选择观战，仅向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北部战场提供空中支援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防问题专家科德斯曼指出，鉴于 IS 经常动用“自杀式汽车炸弹”，邓福德答应向伊政府军提供 2000 枚反坦克导弹，此外再无更多应对极端组织的措施，“这些导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中东反恐依然任重道远”。

名将“大器晚成”

具体到邓福德本人，他出生于

俄军介入中东反恐战事后，美国突然感到自己领导的反恐联盟有些“离心离德”，尤其是自己一手扶植的伊拉克政府不仅接受俄方情报服务，还流露出欢迎俄军助战的意思。为了稳住阵脚，10 月底，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·邓福德四星上将突访伊拉克，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促使伊方答应不邀请俄军入境打击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（IS）。美国《星条旗报》指出，邓福德曾在伊拉克征战多年，对那里的形势比较了解，总统奥巴马希望这位“老将”能尽快扭转局面，维护美国在中东的“领袖地位”。



1955 年 12 月 8 日，祖籍爱尔兰，是凯尔特的后裔，曾有人打趣说，凯尔特人才是真正的“战斗民族”，当年曾经重创古罗马军团，打进罗马城。邓福德的家族从军史可追溯至一战，祖父是赴欧洲大陆作战的美国陆军炮兵军官，在 1918 年粉碎德军“鲁登道夫攻势”的战斗中荣获勋章，而父亲是老资格的陆战队员，在太平洋战场上和日本人拼过刺刀。受家族传统影响，邓福德 1977 年大学毕业后即加入海军陆战队，随后又先后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、游骑兵学校以及两栖作战学校接受培训，拥有两个硕士学位，被公认为是陆战队中的特种作战专家。

就个人成长史而言，邓福德算得上“大器晚成”，他先是在陆战队第 1 师任排长、连长，之后辗转陆战队总部、陆战队第 2 师等部队，军职始终没能超过连长。直到 2002 年，他才当上

陆战 1 师第 5 团团长，并于次年参加伊拉克战争。2003 年 3 月，美军从科威特出发，第一个作战目标是鲁迈拉油田，该油田是保证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关键资产，美军司令部担心萨达姆军队会破坏这些油田，因此夺取油田的任务就交给第 5 团。按照作战计划，该团连续推进 1000 多千米，这也是美军陆战队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作战行动。最终，第 5 团完好无损地拿下鲁迈拉油田，并沿萨达姆河建立一条确保油田安全的隔离带，其间当地千余口油井中只有十余口遭到破坏。

在为期 33 天的伊拉克主要战事中，第 5 团作为美军陆战 1 师的前锋，占领了数十座村庄和机场，特别是在夺取巴格达的战斗中，邓福德亲临一线督战，击溃萨达姆的王牌麦地那师，获得“好斗的乔”的称号。可以说，伊拉克战争是邓福德军事生涯的分水岭。2008 年 4 月，邓福德的少将与中将晋升命令同时下达，他肩头的将星由一颗一跃变成三颗。2010 年 10 月，邓福德又从中将晋升为四星上将，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。今年 9 月，他正式出任参联会主席。

美国《星条旗报》介绍，邓福德以铁腕治军著称，在担任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期间，他带头整治部队中的酗酒问题，严厉打击军内侮辱新兵现象。邓福德在陆战队应用模式、体制改革等方面都有不少创新，指挥部队在“大胆美洲鳄”、“关键决心”等演习中与海军舰艇部队协同训练，他尝试向女性开放陆战队战斗岗位甚至特战岗位。邓福德并非一介武夫，在民事作战方面也颇有章法。在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，他所指挥的陆战第 5 团把主要精力放在赢取伊拉克民心上，他还成为伊拉克南部卡迪西亚省的临时管理者，指挥部下用微笑和热情拉近与当地居民的关系，由于策略得当，第 5 团在维护当地稳定的过程中无一伤亡。

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军事研究员欧汉龙表示，奥巴马总统选择邓福德担任参联会主席，主要基于邓福德是现行国防政策的绝对拥护者。邓福德人主参联会，既能确保奥巴马政府“重视亚太”的战略意图在军队系统得到认真贯彻，同时又能兼顾中东防务事务，避免美国未来在中东、亚太两大战略方向上顾此失彼。

秦真



环|球|军|情|

美军空袭削弱极端组织 库族武装欲夺伊北重镇

英国路透社 11 月 1 日报道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武装（菲什梅加）正在酝酿夺回遭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（IS）占据的重镇辛贾尔，那里是连接伊拉克石油重镇摩苏尔与 IS 大本营、叙利亚城市拉卡的交通枢纽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一名菲什梅加军官称，一旦天气好转，他们就将发起进攻，目前支持库尔德人的美军已对辛贾尔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周的空袭，削弱了当地 IS 分子的作战能力。但这名军官称，如果拿下辛贾尔镇，菲什梅加也可能因兵力不够，难以长期固守这一要地。

法国“五角大楼”将启用 绝密设施能抗导弹攻击

法新社 11 月 1 日报道，绰号“法国五角大楼”的法国新国防部大楼将于本月初投入使用，它位于巴黎南部巴拉尔区，占地大约 14 公顷，建设费用耗资高达 42 亿欧元（约合 46 亿美元）。新大楼的外墙可以承受导弹攻击，指挥中枢位于地下，某些绝密设施就连大楼设计师也不知道确切地点。法国国防部行政主管让-保罗·博丹说，法国陆海空三军司令部都要搬进新大楼办公，更利于各军种指挥层之间的协调，提高决策效率，同时缩短国防部雇员的动员时间。

俄战略火箭兵换装加速 “撒旦之子”即将问世

俄罗斯《军火库》11 月 1 日报道，俄战略火箭兵现役“白杨-M”、“亚尔斯”等洲际导弹均采用固体燃料，只有 1967 年服役的 RS-20B 重型洲际导弹采用液体燃料，但这种超级导弹可携带 10 枚分导核弹头，是世界上载荷能力最强的战略导弹，北约将其称为“撒旦”。为了替换老旧的“撒旦”，被西方称作“撒旦之子”的俄罗斯“萨尔马特”导弹将于 2018 年投产，它依然采用液体燃料，弹头重 10 吨，能携带 10 枚左右的分弹头，这有利于突破美国反导系统拦截，提高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。

外军掠影

在人们印象里，非洲国家似乎与价格昂贵的先进战机“绝缘”，在以往的冲突中，非洲国家空军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然而现在情况发生变化，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采购新式战斗机，原本寂静的天空开始被各种战机所占领。

巴西“巨嘴鸟”受偏爱

如今，一些富裕起来的非洲国家正挥舞着钞票，四处挑选先进作战飞机，并聘请经验丰富的西方教官培养本国飞行员。

在众多战机型号中，巴西生产的 EMB-314“超级巨嘴鸟”涡桨轻型教练机是不少非洲军人的“最爱”。该机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如何适应热带气候，这一点受到非洲国家欢迎。不过，非洲军人更看重的是 EMB-314 的“百变用途”，理论上，该机无需太多改装即可执行侦察、攻击、近距空中支援等任务，从

而降低了维护、指挥与管理的复杂性。EMB-314 拥有先进航电系统，固定武器是两挺 12.7 毫米机枪，可外挂航弹和火箭发射巢，最大飞行时速为 500 千米，持续飞行时间可达 6.5 小时，在非洲低强度作战环境下，这种配置足够政府军对反叛武装实施打击。

英国《飞行国际》杂志报道，EMB-314 的单价为 900 万美元，每小时作战成本仅为 430-500 美元，与之相比，西方国家制造的喷气战斗机单价动辄要几千万美元，作战成本则高达每小时数千美元，“对手头紧的非洲空军来说是‘不可承受之重’，况且喷气机的诸多功能对他们来说只是‘鸡肋’——向反叛武装营地扔几吨炸弹，用不着太高的精度，也用不着太大的作战半径，螺旋桨飞机就够了”。迄今已有 7 个非洲国家订购了“超级巨嘴鸟”，订单总额已超过 3 亿美元。

“土豪”们的最爱

非洲是一块贫富差距悬殊的大陆，相对集中的石油、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造就了不少“土豪国家”，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不断攀升。英国《简氏防务周刊》预测，到 2022 年以前，非洲军火采购开支将超过 200 亿美元，市场规模堪比更富裕的亚洲。英国弗罗斯特·苏利文公司分析师估计，到 2021 年前，中东和非洲的国防开支为 454.9 亿美元。那些预算充足的非洲富裕国家已不满足于涡桨飞机，喷气机也成为空军的“刚需品”，比如南非就以 6500 万美元的单价，向瑞典萨伯公司购买了 28 架 JAS-39“鹰狮”战斗机，而更多的非洲国家则把目光投向俄罗斯，苏-30 重型多用途战斗轰炸机是它们青睐的对象。

美国“乏味战争”网站披露，乌干达、安哥拉、阿尔及利亚等多个非

洲国家购买并装备了苏-30 战斗机，其中阿尔及利亚是非洲最大的苏-30 用户，该国拥有 44 架苏-30MK2，另有 14 架处于订单状态。该网站称，凭借苏-30 战机的先进性，乌干达、安哥拉、阿尔及利亚三国已成为“地区性军事强国”，其中乌干达空军更是将苏-30 战机派遣到海外，支援乌干达地面部队在南苏丹、索马里、刚果（金）、中非等地执行军事使命，“没有苏-30 的超远程打击能力的支持，恐怕乌干达的军事触角不会伸那么远”。

“战机消费”尚需理性

分析人士认为，眼下有些非洲国家的“战机消费”似乎缺少一些理性。以南非为例，该国耗费巨资从瑞典采购的“鹰狮”实际上没什么实际用途，反而榨干了南非政府的“最后一笔军费”。“乏味战争”网站称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撒哈拉沙漠以南

的非洲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像南非空军的“鹰狮”机群很难找到用武之地，而且南非政府的“利益关切地”远及中非，如果那里爆发战争或冲突，“鹰狮”却不可能飞过去助战，因为数千千米的航程远超该机的作战半径。更糟糕的是，与瑞典的战斗机交易令南非政府的国防预算捉襟见肘，“空军吃到了一块肥肉，但也花光了南非的军费，其他军种只能守着陈旧过时的装备徒呼奈何”。

还有分析人士认为，一些非洲国家购买先进的喷气机，根本不是出于防务需求，而只是“给血气方刚的军人们买些昂贵的玩具”，以便让他们对政府更加忠诚，“对多数非洲国家来说，保有一支听话的军队是必须的，因此要不断对他们进行安抚。购买苏-30 等先进战机，满足他们的占有欲望和好奇心就是其中一种有效手段”。张晓红

非洲先进战机市场呈现“供需两旺”